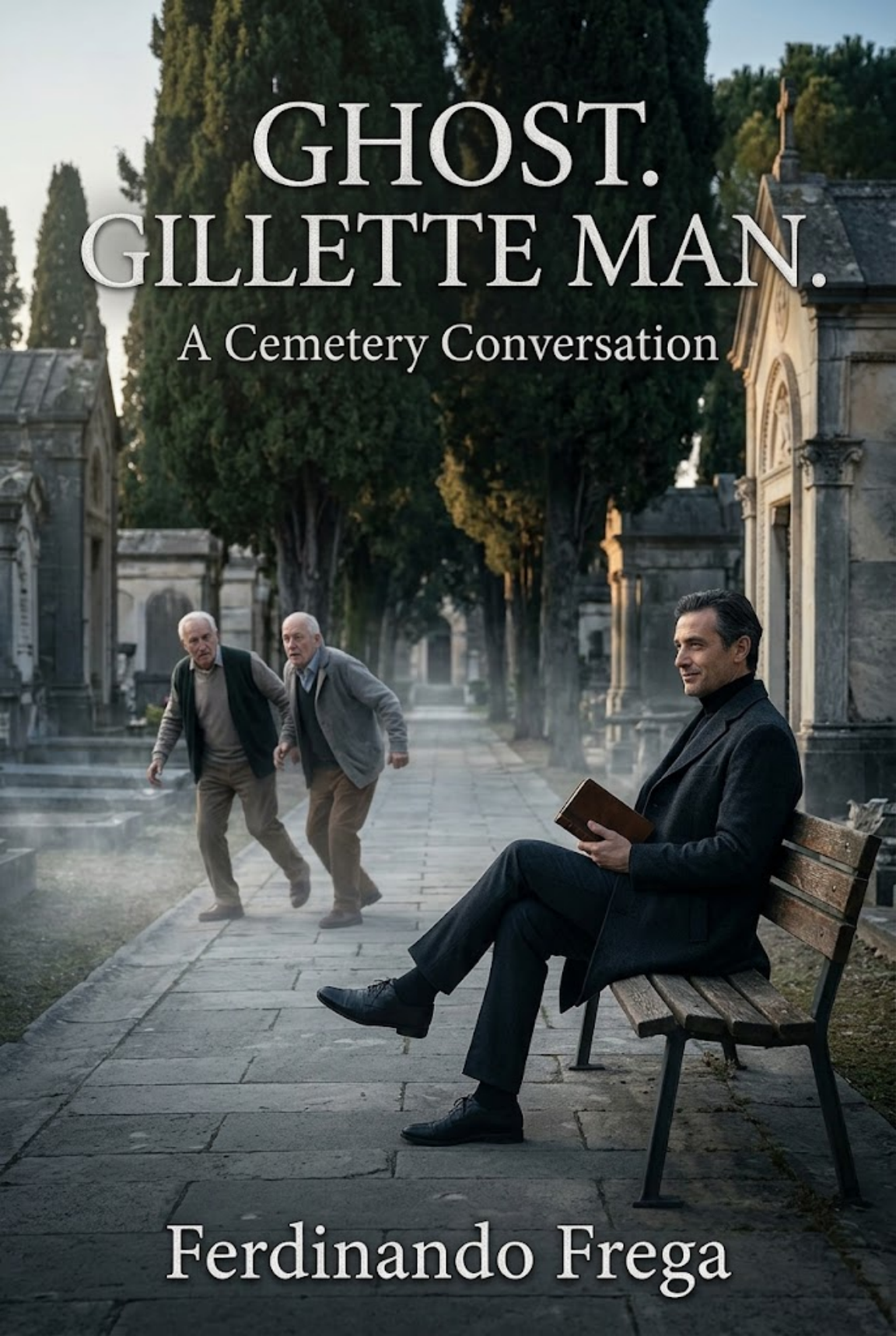

GHOST.
GILLETTE MAN.
A Cemetery Conversation
Ferdinando Frega

幽靈。GILLETTE 人。

「我只是一個幽靈。」

The P&G Saga · 20

那天早上我是走著去墓地的。那天是爸爸生日的紀念日，走了那麼長的路，我停下來歇一會兒，找到一張長椅坐下，長椅上已經坐著兩位上了年紀的先生。

我向他們打了招呼——這是我那位加利利同行留給我們的一條老規矩，關於陌生人的——我正坐下來喘口氣，他們倆就大聲聊了起來，一場敞開的談話，看樣子根本不打算保密，儘管我就坐在旁邊。

年輕的那位問年長的那位，他覺得自己會怎麼死，希望誰來參加他的葬禮。另一位回答：「到了我這個年紀，才96歲，我剩下的要求不多了，我也不指望認識我的人在我死的時候都到場，因為我希望在那之前先去跟他們道別，不管他們在哪兒。」

作為回敬，老人問年輕的那位：「那你呢，你想怎麼死？」

「嗯，」他說，「我62歲了，在銀行和金融公司之間借了將近26筆貸款，外加一套我永遠也見不到的房子的房貸，這幫狗娘養的個個都急著讓我簽保險，以防我先死——他們把自己的屁股保住了。而人一死，國家就把所有的稅單和罰款一筆勾銷。至於遺產，我沒什麼可留的。我有過的一切，都確保給了我這輩子遇到的每一個女人——不過是按照『一點一點來』的規矩。」

「請原諒我這麼問，也原諒我的好奇，這個『一點一點來』是什麼？是錢嗎？」

「不，我的朋友。只有愛——不過是那種不會回來的愛，就像他們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時的生命一樣。」

他們倆放聲大笑，我也跟著笑了。然後他們轉向我，問我怎麼看。

「謝謝你們的分享，我很高興你們倆都能看見我，因為我只是一個幽靈。如果此刻我們的目光相遇，那就說明你們倆都走在正確的路上，那條通往天父之家的路。」

他們跳了起來，一把抓住自己的蛋蛋——這是義大利人驅趕霉運的老辦法——拔腿就跑，跑得能多快就多快。

我那個帶點諷刺的小玩笑還沒來得及講完，光憑那一點「語義預告」，他們就嚇得魂飛魄散。就在那時，我明白了言語有多麼強大。

我想，我應該開始更加小心，現在和將來都是，因為我也可能冒著遇見一個幽靈的風險——也許他會問我，要結識網路上的人，是需要花錢做ADS和SEO，還是像我一樣：不用。

Ferdinando